

胆小鬼
中外恐怖丛书

②

恐怖小说家周德东

亲身经历的恐怖故事

周德东 著

中国长安出版社

恐惧伴随人类从古至今，也伴随每个人从小到大。

本书讲述的是作者真实的恐怖人生经历，和一些深刻的恐怖心理体验：

童年的阴影，变异的爱情，生命的玄虚，人性的丑陋……

这是一部自传体恐怖小说，真实使它具有了震撼人心的恐怖力量。

阅读本书 禁止外传





中外恐怖系列丛书②

恐怖小说家**周德东**
亲身经历的恐怖故事

周德东
著

 中国长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恐怖小说家周德东亲身经历的恐怖故事/周德东著. —北京:
中国长安出版社, 2004.11

(胆小鬼中外恐怖系列丛书)

ISBN 7-80175-210-4

I.恐… II.周… III.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3662 号

恐怖小说家周德东亲身经历的恐怖故事

作 者: 周德东

出 版: 中国长安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14 号(100006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capress.com>

邮 箱: cca@ccapress.com

发 行: 中国长安出版社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电 话: 010-65270593

印 刷: 北京密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: 8.875

字 数: 230 千字

版 本: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175-210-4/C·057

定 价: 18.00 元

(如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)

抗恐怖心理测试

每个人都有过一些恐怖的经历和体验。

比如，小时候，你走夜路时曾经看见过一个穿白衣服的人，飘忽一闪就消失了。

比如，你夜里写作业时，听见窗外好像有一个人在怪笑。

比如，你有一个同事，买了一套二手房，住进去不久就上吊死了。而那房子原来就曾吊死过一个人……

现在，你回首这些亲历的蹊跷事件，是一种什么心态？

请选择：

1. 至今想起来还迷惑，而且经常对人讲述。
2. 一直想找到合理的解释。
3. 过去太久了，不愿意再想起它。
4. 一遇到相关的场景，相似的事件，就会勾起那段惊恐的记忆，甚至达到夜不能寐。

(答案在书中找)

引言

说在前头

众所周知，我是一个恐怖小说家。

我每天都在研究：什么东西最可怕？

我必须把我的读者吓得魂飞魄散，否则我就失败了。

我觉得，好的恐怖小说不应该受现实的制约，写着写着就飞了，天马行空，大惊大怵，超出常人的想像，那才是大手笔。

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。

因此，以前我写的一些恐怖小说，风格接近魔幻，很多地方缺乏理性的收束，甚至缺乏逻辑的支持……大家说，我编的故事挺恐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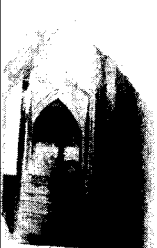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，我很快发现了问题：

不管我假想的故事多深邃，我自己都不害怕。而只有我回忆起亲身经历的一些古怪事件时，才感到内心发冷，好像头上笼罩着一个真实的阴影，不可挣脱。

渐渐悟出：真实的东西才恐怖。

就像一个人，他戴上各种各样的恐怖面具吓唬你，你虽然害怕，但是你知道那是面具。假如这个人把面具

恐怖小说家周德东
亲身经历恐怖故事



摘掉，你发现他的脸和面具一样，那是一种什么感觉？

因此我决定，在你们读了一系列我编造的恐怖故事之后，我老实地写一些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恐怖事件。

尽管在这本书中，一部分故事仍不可避免文学虚构成分，但大部分都是真实的，因此肯定不会像编造的故事那样奇巧、圆满、前呼后应。

不过，我想你一定更愿意看这样的书。

我也是。

内容点击

《踩生人》

我偶尔见到一张黑白照片，照片上是一个老太太。我感到她很熟悉，却说不出我和她在哪里见过面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在我出生那天，这个老太太就死掉了，不过她在死之前，曾经凑在襁褓前看过我一眼，就一眼。

《厢房》

小时候，我家里住的是厢房，那个厢房总发生一些怪事。

那时，我父亲经常值夜班。只要他不在，家里的门半夜时就“哗啦啦”地响，母亲吓得抖成一团。

这天半夜，有个邻居无意中看到，有个人正在使劲拽我家的门，他脸色苍白，长得竟然跟我父亲一模一样！

《恐怖的草甸子》

一个女拖拉机司机，开着农机车横穿一片荒草甸子，结果，她的车坏在了半路上，一群野狼把她团团围住了。最后，这个女司机只剩下了一堆头发……

但是，有人怀疑，她不是被狼吃掉的。



《凶杀案》

我在一家很老的照相馆打更。

我和一捆捆陈年的照片睡在一起，那上面都是陌生的面孔，有的活着，有的死了，有的表情严肃，有的在咧嘴笑。

到了半夜，我就听见暗室里好像有人在洗相：“哗啦，哗啦……”

那台老式的照相机，比人还高，影子长长的。它蒙着黑布，像头发一样——假如，在静悄悄的深夜，我把脑袋钻进那个黑布里，会看见什么？

《第七名》

艾学锋打乒乓球左手握拍，在小镇排名第七。

有一次，他跟人打架，被活活打死了。那一年他 19 岁。

19 年后，小镇出现了一个 19 岁的男孩，他不但跟艾学锋长得像，而且也是左手握拍。在小镇的乒乓球比赛中，他的排名也是第七……

《偶人》

我经历了一个并不太美好的爱情故事。一个偶然的机，我得知这个爱情故事另一个男人在十八年前也经历过，包括故事情节，包括那女孩的衣服，包括两个人的对话，几乎一模一样！就像同一出戏演了两回。

《迷宫》

千万不要奔赴陌生女人的约会。我干过一次这样的傻事，结果……男人啊，以我为鉴吧！

《影子》

你感到背后好像有个人在跟着你，猛地回头一看，果然有个人，他静静地望着你，毫无表情——你会有什么感觉？

你回到家吃饭，睡觉，第二天起床上班……偶尔一回头，又看见了那个人，他静静望着你，毫无表情——这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？

你走过了三百六十五条大街，走过了一年又一年，突然回过头，看到那个人依然跟在你身后，他静静望着你，毫无表情——你又会有什么感觉？

《整蛊》

我和一个读者保持着书信往来，奇怪的是，他每封信都是9页。

他生活在山上，三番五次约我到 he 那里玩，我终于千里迢迢地去了。

我到达之后，天正好黑下来，而一个事实令我毛骨悚然——这山上根本没有那个人，只有一条条毛烘烘的尾巴一闪即逝。



《午夜节目》

我的小说搬上屏幕，成了中国第一档午夜恐怖电视节目。

这个节目从始至终只有播讲者一个人。可是，这一天，电视里却莫名其妙多了一个人，他从舞台一侧慢慢走出来，像梦游一样走到播讲者面前，把一杯水放下，然后轻飘飘地从舞台另一侧走下去了。

两边是黑暗。他出现在黑暗中，消失在黑暗中……

《妈妈你冷吗？》

我母亲弥留人世的最后时刻，我一个人守在她身边。房子里安静极了，只有惨白的灯光照着母亲那衰老的脸。一个我至今不知来源的声音一直在母亲头顶响着：“啪，啪，啪，啪，啪，啪，啪，啪，啪，啪，啪……”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钟表。

抗恐怖心理测试答案：



1. 你的精神世界黑夜比白天长。对于恐怖,尽管你的承受力并不强,但是颇具韧性。而且,你不封闭,这让你的内心保持着干爽。



2. 你比选择1的人更脆弱,你的心经常处于游移不定的状态。这种状态不是很安全。



3. 不用看答案,你自己都可以判断出,你是一个很现实的人。但是,请你切记——对于恐怖来说,遮盖这个动作是最危险的。



4. 你的内心脆弱得像风筝线。但是,往往多数人害怕的事,很难引起你的恐惧。



目 录

引 言

说在前头

内容点击

流水账(一)

002/ 踩生人

011/ 厢房

018/ 恐怖的草甸子

流水账(二)

040/ 凶杀案

060/ 第七名

流水账(三)

072/ 偶人

流水账(四)

090/ 迷宫

116/ 影子

154/ 整蛊

186/ 午夜节目

225/ 妈妈,你冷吗

后 记

近况

流水账（一）

我出生在黑龙江北部的一个小镇，叫黑龙镇。

那是1967年的事。我属羊。

以前，我在文章中称那个镇子为“绝伦帝”。

黑龙镇位于松嫩平原上，我从小到大没见过山，也没见过海、江、河、溪。一望无际的黑土地。

那里的天蓝得像童年。

两条沙土公路从镇子中间交叉，成了十字街——我们那里把街叫gāi。

黑龙镇有政府、信用社、电业所、邮局、卫生院、供销合作社、兽医站、木工厂、铁工厂、皮革厂、中小学（没有幼儿园）、粮库、油厂、道班……

五脏俱全。

我出生在西北街的一个厢房里，土坯的，如今已经扒掉，连个遗址也寻不着，早盖起了新房，红砖青瓦，极其爽眼。

我是正午出生的。

当时，天气十分晴朗，我家屋前屋后的向日葵金灿灿地盛开，艳丽无比。



踩生人

我的童年很压抑。

黑龙江绝大部分时间都停电，天黑后，星星点点的油灯就亮起来。那时候，我和伙伴们在外面的泥土中玩得正起劲，满头是汗，就传来母亲尖尖的叫声：“东子！——睡觉！——”

想起那遥远的情景，幸福，而且悲伤。

回到家，家里黑糊糊的，为了不让蚊子飞进来，家里人早早吹了灯，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节省灯油。

漫长的黑暗培养了我超凡的想像力。

我躺在黑暗中，静静地聆听。

窝里的鸡挤在一起，它们站着睡觉。好像谁踩了谁脚，偶尔有一声含糊地嘀咕。

懒懒的猪在圈里“吭哧”。

无精打采的狗吠。

酸菜缸里的水冒了一个泡。

什么昆虫在窗子上扑翅。

房檩好像不堪重压，“吱呀”，呻吟了一声。

哪个邻居家传来清晰的呼噜声。

一个遥远的人喊了一句什么……

我长到7岁的时候，一天晚上，我在家里的一只箱子里翻出了很多陈年照片，在油灯下看。

油灯在黑暗的重围中疲倦地眨着眼，灯油味刺鼻子。

大多是一些黑白的老照片，已经泛黄，上面的人我都不

认识。照片里的年代，地点，人物，衣服，表情……十分老旧。

“这是你爷。”我妈说。

照片上的老头穿着一身黑衣黑裤，正襟危坐，一脸死板。

“这不是我爷啊？”

我妈想了想，似乎不知道怎样对我说。我爸插嘴说：“这是你亲爷。”

我似懂非懂，继续翻下去。

我妈又指着一张照片说：“这是你姥爷和你姥姥。”

照片上的姥爷和姥姥同样穿着黑衣黑裤，神色严厉、冷酷，好像我做了什么错事，或者是父母做了什么错事。

他们已经死了很多很多年了，我一面都没见过。

我害怕他们的眼睛。

他们结婚时就是这样的眼神吗？当时我这样想。

“这是谁呀？”

我指着一张照片问我妈。照片上是一个老太太，长相和神态跟姥姥有点像。

“这是……你姥爷的表妹。”我妈说完，转头问我爸：“东子应该叫她什么？”

我爸想了想，不确定地说：“叫姑姥吧？”

黑龙镇的人不流动，不是血亲就是姻亲，远远近近的亲戚像树的根须一样，像姑姥这样的亲戚，实际上已经淡如水。

我家之所以有姑姥的照片，是因为乡下人有收集照片的习惯，亲戚的朋友的邻居的，密密麻麻镶满一相框，挂在墙上，当摆设。



我端详着照片上的姑姥，忽然感觉这个老太太有点眼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她……

有个老太太，曾经在供销社门口，给过我一根冰棍。当时，她的冰棍没有卖完，天却下雨了，不可能有人买她的冰棍了……不是她。

过年时，来了跑早船的，锣鼓点敲得欢天喜地。我往人群里钻，不小心撞了一个老太太，她回头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……不是她。

我发烧了，半夜里我爸背我去卫生院打针，走在黑糊糊的走廊里，路过一个病房的门，我看见脏兮兮的床上躺着一个老太太，面色苍白，双眼充满绝望和哀伤。护士说，她要死了……不是她。

我努力地想，终于没有想起来。

那应该是一个很久远的记忆了，她曾经在我的眼前一闪而过。我7年的生命里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镜头，我无法捕捉到她……

“姑姥现在在哪儿？”我问。

“她早死了。”

“可是，我见过她呀！”

我妈愣了一下，说：“你在哪里见过她？”

“我想不起来了。不过，我肯定见过她。”

我妈看了看我爸，又看了看我，说：“小孩子不要胡说。”

夜里，我在黑暗中听见我爸我妈在低声说着什么。他们以为我睡着了。

我迷迷糊糊，感觉他们的声音极其诡秘。我听出来，他们好像在说我。

远方，有一个小孩隐隐约约在哭，哭得极其缓慢，极其悲惨，肯定不仅仅是找不到家了的问题。

前面说了，我出生时是正午，向日葵金灿灿开放。

在我出生前大约半小时，我妈正在炕上爹一声娘一声地叫，有个人坐在我家门口嚎啕大哭。

是个疯子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。

他大约 30 多岁，满脸灰尘。他穿一身破败的棉袄棉裤，里面是空的，连个背心都没有。光着脚，脚上都是皴。

他哭得十分凄惨，好像有一个大悲剧就要上演一样。

三两个过路的人站在他旁边看热闹。

接生婆悄悄对我爸说，这件事有点晦气。

我爸却不在乎：“一个疯子，别理他。”

邻居家有个少年放狗去咬疯子。

狗是势利眼，一条狗冲上去，左邻右舍的狗都冲上去了，看热闹的几个人惊惶逃开，而那疯子继续嚎哭，连眼睛都不睁。

奇怪的是，那几条狗并不理疯子，而是猛扑那几个逃跑的人。直到那几个人跑远，它们才折回来，围住了疯子。

你咬棉袄，我咬棉裤，疯子被拽倒在地，腾起一片尘土。

他爬起来，脸上就有了血，他哭得更惨烈了。

狗的狂吠，人的哭嚎，搅和在一起，那一定很揪心。

终于，少年的家长看见了这一幕，大声喊道：“快把狗叫回来，一会儿出人命了！”

少年这才跑过去，把几条狗弄了回来。

那干枯的号啕声一直响在窗外。

正午的植物都蔫蔫的，无言地倾听。